

英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叶考

崔红芬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9)

摘要:通过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or. 12380-3060RV (K. K. II. 0240. a) 和 or. 12380-2969 (K. K.)、or. 12380-2969V (K. K.) 号西夏文佛经残叶的考释, 可以发现其内容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之“称赞品第九”、“受持功德品第十”、“随顺品第二十九”和“常啼品第三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当时河西地区非常流行的佛典之一, 译自藏文。对本残经的解读可为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及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英藏; 西夏文;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中图分类号: H2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 (2008) 01-0084-04

收稿日期: 2007-07-08

作者简介: 崔红芬 (1968—), 女, 河北河间人, 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主要从事西夏学及佛教研究。

1914年斯坦因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在黑水城进行考古发掘, 获得了大量西夏文献, 这批文献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书稿部。本文即对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or. 12380-3060RV (K. K. II. 0240. a) or. 12380-2969 (K. K.)、or. 12380-2969V (K. K.) 号西夏文佛经残叶进行考释, 其内容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上之“称赞品第九”、“受持功德品第十”和卷下之“随顺品第二十九”、“常啼品第三十”。这三个编号的残经刊布于《英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1] (299, 351)}, 刊布者把 or. 12380-3060RV (K. K. II. 0240. a) 和 or. 12380-2969 (K. K.) 定名为“佛经”, 把 or. 12380-2969V (K. K.) 定名为《集颂中高赞章第九终》。《英藏黑水城文献》对残经的形制、尺寸、字数和保存状况等都没有介绍。从刊布照片看, 这组残片属于两个不同版本, 皆为刻本, 首尾皆残。or. 12380-3060RV (K. K. II. 0240. a) 是一个版本, 上下单栏, 每页六行, 行十一字, 共存十二行, 原卷上有英国国家图书馆的编号 3060。or. 12380-2969 (K. K.) 和 or. 12380-2969V (K. K.) 属于同一版本, 上下双栏, 每页六行, 行十一字, 共存十二行。西夏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译自藏文, 对本残经的解读可为研究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及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 除本文所要解读的 or. 12380-3060RV (K. K. II. 0240. a) 和 or. 12380-2969 (K. K.)、or. 12380-2969V (K. K.) 西夏文残经外, 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还有已定名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十余件。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也藏有大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最初著录于1963年戈尔巴乔娃与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 书中仅简单列举了经目和馆藏号。²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天理图书馆也藏有此经, 西田龙雄著录于《西夏文华严经》(第三卷)之“西夏译佛典目录”中, 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研究, 指出它译自何种语言, 还标出此经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编号№3086、3206、3726、3692、3693、3935 (刊本)。³在甘肃、内蒙等处也藏有《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陈炳应先生还对武威天梯山石窟出土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下(刻本, 编号22)题记进行译释, 判定其翻译时间大致在仁孝初期。^[2]1981年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管所发现了千余卷藏文佛经, 其中一种为藏汉合璧西夏仁宗时所译、明朝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刊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罗炤先生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 公布了经文全文, 并认为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与北宋淳化二年(991)法贤译本《佛说佛母宝德般若波罗蜜经》为相近梵本之异译。^[3]克恰诺夫在1999年出版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一书, 书中对《西夏文写本与刊本》的著录编号有所调整,⁵重新录入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共十余个编号。⁶日本学者荒川慎太郎对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片作了解读, 仅从汉译文看, 译文和第二品“善知识”一节的定名可能存在问题。^{[4] (113-118)}

下面依据《英藏黑水城文献》公布的照片转录西夏原文。

1.or. 12380-2969 (K 和 or. 12380-2969V (K. K.) 残经内容录文如下：

獲勝微遊既耗獲勝微遊
剋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獲勝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经文逐字对译如下：

染无断时行于染无无趣
日者罗喉星离光艳明住与
火放树及柴草业林烧犹如
诸法一切自性清净极中净
菩提勇识胜慧彼到清净故
作者缘无诸法等亦缘无也

是者胜慧彼岸到之上行是
集颂中高赞品九第 终
胜势者者天王百施诏祈求
菩提勇识胜慧行者何以勤
蕴及界于尘微许复勤不作
蕴于不勤是者菩提勇识勤

在逐字译释经文的基础上调整语序汉译如下：

断无染时行于无染无趣
与日者离罗喉星光艳明住
犹如放火焚烧柴草及林木
一切诸法中自性清净极净
菩提勇识胜慧到彼故清净
无缘作者诸法等亦无缘也

是者胜慧到彼岸之是上行
集偈中“称赞品第九”终
天王百施诏请祈求胜势者
行菩提勇识胜慧者何以勤
于其蕴界不作微尘许复勤
于蕴不勤菩提勇识是勤者

据考，这段残经译文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上《称赞品第九》最后七句和《受持功德品第十》前四句。罗炤先生公布的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相应内容是：

断除染着不着有情而趣向
譬如日轮脱罗喉障光炽染
猛火焚烧柴薪卉木及树林
一切诸法自性清净极清净
菩提勇识胜慧彼岸若清净

无能作者一切法亦无所缘
是行胜慧到彼岸之最上行
天主百施恭敬请问佛世尊
菩提勇识云精进胜慧行
于其蕴界不作微尘许精进
于不勤不进菩提勇识是精进

2. or. 12380-3060RV (K. K. II. 0240. a) 残经内容录文如下：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微遊

经文逐字对译如下：

此如菩提因故上菩提于入

行往皆之仆如侍以住应也

此依菩提证得功德皆了毕
树及草于所生火以是如重
自之安乐当弃悔求无心以
诸情有之利益为因日夜勤

实心一以不厌倦依长住所
集颂中顺随品第二十九 终
何云菩提勇识时长轮回欲
情有治及国净勇勤隐修者
□□心者尘埃微许无生故

母子独之长久侍奉为犹如

在逐字译释经文的基础上调整语序汉译如下:

如此菩提因故入于上菩提
往行皆如仆侍以应住也
依此证得菩提功德皆了毕
于草木所生之火以如重燃
当以无求心弃悔自之安乐
因昼夜勤为诸有情之利益

犹如母亲长久侍奉其独子
以一实心依不厌倦长所住
集偈中“随顺品第二十九”终
云何菩提勇识欲长时轮回
治有情及净国勇勤隐修者
故无许微尘埃生□□心者

据考,这段残经译文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下《随顺品第二十九》最后八句和《常啼品第三十》前三句。罗炤先生公布的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相应内容是:

为菩提故趣上菩提亦复然
于诸有情如仆侍主而安住
由此圆证无上菩提诸功德
犹如草木所生之火复能然
以无私心应当弃舍自安乐
于昼夜中勤于众生作饶益

譬如慈母志心鞠育于一子
应恒一心莫起厌倦退屈意
菩提勇识若欲长时住轮回
为利有情净诸国土勤定者
即无尘许所起疲劳厌倦心

西夏译本虽然译自藏文,但与藏汉合璧本对比一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中有些不同地方。首先在罗炤先生公布的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每品结尾处不出现品题,而在西夏译本中每品结尾处则存有品题,估计二者依据的底本为经文的异译本。其次,藏汉合璧本与西夏译本在用词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藏汉合璧译本中“胜慧彼岸”在西夏译本中为“胜慧彼到”,夏译本中或是为遵循字数相同而缺“岸”字或是西夏人把“岸”理解“到”的意思;藏汉合璧译本中“无能作者”在西夏译本中则为“无缘作者”,西夏译本“缘”字更加突出佛教色彩;藏汉合璧译本中“天主百施恭敬请问佛世尊”在西夏译本中为“天主百施诏请祈求胜势者”,这里强调了皇权的威严,统治者崇尚佛教是用来更好为其服务。西夏译本反映了西夏译经在用词方面更接近民众,突出了西夏佛教信仰的功利性。

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一部藏传佛教经典,见《西藏大藏经——甘殊尔勘同目录》第735号,名为《圣般若波罗蜜多辑摄偈》(°C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sdud-pa tshigs-su-bcad-pa),^{[5](219)}二者为同一部经之异译本。北京版和德格版《大藏经》收录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是吐蕃赤松德赞时期由印度堪布慧明狮子(Vidyakarasiha)和吐蕃著名译师迦瓦白则(Dpal-brtse)共同译出的。

本残叶虽没有出现译经时间,但结合俄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和天梯山出土《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卷下的题记可大致判断其翻译时间和译经情况。俄藏 инв.№598(下部)题记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者,功德司正,弘法传教,受具足,沙门 pu ra mbu ndzju Пу-ра мбу-нджиу/波罗显胜/证义。西天大般密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者,功德司正,受安仪,沙门 ndzje 'a a na ndja Ндзиэ-гха А-на-ндия /Ананьда/撈耶阿难答/执梵证义。显密法师、功德司副…沙门 tsje zje ngôn Чие Жиэ-нгон /Чжоу Хуй Хай/周慧海/译西夏文。

^{[6](483)} 这则题记无刊刻时间及辅助判定时间的相关内容。幸好北京房山云居寺收藏的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经文题记与俄藏 инв.№598 经文题记内容和译经人员基本相同,并存有仁孝皇帝尊号,二者可以相

互补充。云居寺藏经题记为:“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并偏袒提点、嚩美则沙门鲜卑宝源汉译。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嚩卧英沙门[周慧海]。演义法师、路赞讹、嚩赏则沙门、遏啊难捺吃哩底梵译。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嚩乃将沙门、拶也阿难答亲执梵本证义。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嚩卧勒沙门波罗显胜。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皇帝再详勘。”^[3] 据考,带“制义去邪”的仁孝尊号是在大庆二年(1141)以后开始使用的。大德五年(1139)仁孝即位,大庆元年四月,夏州统领萧合达叛乱,十月任得敬平定叛乱。二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请上尊号,八月受尊号,群臣上仁孝尊号曰“制义去邪”。^[7] (卷486, P.14024) 这说明《圣胜慧彼岸到功德宝集偈》的西夏译本在1141年时已经存在。

天梯山石窟发现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下卷题记中也有类似内容,但皇帝尊号却有所不同:……沙门长耶阿衲捺(笔者按:拶也阿难答)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受利益沙门周慧海奉敕译,出现“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悖睦懿恭皇帝”尊号。此尊号中没有“制义去邪”,陈炳应先生认为这是仁孝皇帝在1139—1140年间使用的尊号。^{[8](56)} 可以说在仁孝即位初或仁孝以前,《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已被译成西夏文。在俄藏 инв.№6888 的标题后标有“仁孝皇帝重译并校勘”的字样, инв.№4087 和 инв.№602 标题后也有“仁孝皇帝重译并校勘”,尊号都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皇帝”。^{[6](482)} 这说明《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在西夏非常受到重视,不止一次被翻译。可以推测,此经在初次翻译时可能参照藏文本,到1141年以后再次重译或校勘时却由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嚩乃将沙门拶也阿难答亲执梵本证义。至于具体情况如何,有待于俄藏西夏文佛经公布之后,再作进一步考证。

¹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黑水城文献》(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编号为0266(K. K. II. 0284. VV)、3206(K. K. II. 0266. C)、3206V(K. K. II. 0266. C)、3684a(K. K.)、3684b(K. K.)、3692a(K. K.)、3692b(K. K.)、3693a(K. K.)、3693b(K. K.)、3086a(K. K. II. 0294. K)等。

² З.И.Горбачё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3. “佛经目录” №66, инв.№595-598、602-605、687、2727、3705、5711、6888、7440 和 №294, инв.№5564。白滨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3),1978年。

³ [日] 西田龙雄著:《西夏文严经》(3卷)中第257、258号,京都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50、51页。

⁴ 在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刻本),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

⁵ 克恰诺夫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纠正了《西夏文写本与刊本》著录错误,去掉其中 инв.№603、604、7440,把 инв.№2727 正确定名为《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

⁶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г. стр.481-484. №371-379, танг66, инв.№4087、6888、3705、605、602、598、596、595、5711、597、687.除 инв.№4087 为写本一经折装外,其余皆为刻本一经折装,译自藏文。№659, танг294, инв.№5564, 刻本一折本装。

参考文献:

- [1]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黑水城文献(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J].考古与文物,1983,(3).
- [3] 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J].世界宗教研究,1983,(4).
- [4] [日]荒川慎太郎.日本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释[A].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5]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M].东京:大谷大学图书馆,1930-1932.
- [6]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1999г.
- [7] (元)脱脱,等.宋史·夏国传[Z].北京:中华书局,1997.
- [8]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